

柬埔寨大学生汉语学习焦虑实证研究

王素梅*

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本研究以杜昕（2019）改善后的二语焦虑量表为基础制成“汉语学习焦虑量表”，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确定导致柬埔寨大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焦虑的主要维度来源及具体引发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交流焦虑是学生产生焦虑的主要来源，而诱发他们焦虑的具体因素有自身因素，教师因素和外部因素。

关 键 词： 学习焦虑；国际中文教育；实证研究

The Empirical Study of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Cambo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Wang Sumei*

Guangxi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mproved Second Language Anxiety Scale developed by Du Xin (2019), created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Scale.’ Employing a combin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e aim was to identify the primary dimensions and specific triggering factors that lead to anxiety among Cambo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munication anxiety is the major source of anxiety for students, with specific factors inducing anxiety including individual factors, teacher-related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learning anxiet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mpirical research

一、引言

Marteau and Bekker（1992）认为，“焦虑”属于一种情绪，最先出现在心理学，特指由神经系统唤醒的主观情绪，主要表现为紧张和担心。随着时间的发展，焦虑情绪受到了语言学家的关注。1986年，Horwitz&Cope等语言学家掀起了对二语习得领域焦虑的研究热潮。他们开发了一项名为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的工具，用以评估学生学习外语时的焦虑水平。该量表衡量了外语课堂焦虑的三个方面，包括交际焦虑，考试焦虑，负评价焦虑。一直以来，它在语言学习焦虑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后，该量表的因子数量和效度受到了国内外多位学者的验证和研究。

二语焦虑是指学习第二语言（L2）时，由于语言不熟练、文化差异、交际困难等因素引起的情绪反应和负面体验。国外的二语焦虑研究起步较早，Horwitz E.K.et al（1986）写的外语课堂焦虑，是早期二语焦虑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调查学生的焦虑感受，发现学生在外语课堂中普遍存在焦虑。MacIntyre P.D.& Gardner R.C（1994）阐述了二语焦虑对认知加工的影响。Horwitz E. K.（1995）探讨了教师反馈对焦虑的影响。Cheng Y.S.,& Horwitz,E.K.（1996）探讨了焦虑与外语学习之间的关系，发现焦虑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外语学习中的负面情绪，对学习成就和自我效能感有重要影响。Liu M.&Jackson（2008）进行了关于中国学生不愿意交流和外语焦虑之间关系的探讨。Cheng Y.& Jin Y.（2021）综述了外语焦虑及其影响因素。Li M.（2017）回顾了二语焦虑研究的历史，并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Hu X.& Li

J.（2020）系统地回顾了2010年至2019年间的二语焦虑研究。

汉语作为外语的焦虑是指学习汉语的非母语者在学习或使用汉语时所感受到的不安、担心或紧张情绪。国内国际中文教育界较早关注外语焦虑的学者是钱旭菁（1999），她提到焦虑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情感。语言焦虑的研究侧重于学习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特定的技能领域，如听力，阅读和写作。胡峪鸣（2022）对亚非留学生汉语口语焦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亚非留学生在进行口语学习时，普遍会面临口语焦虑情绪的干扰，并且亚非留学生都会经历一段被称为“口语沉默期”的阶段，而这第一阶段常常被教师所忽视。孙培建和滕琳（2021）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探讨了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对汉语作为L2时口语焦虑的影响。吴剑和刘欣（2019）研究发现，学生写作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性格、写作策略、评价恐惧，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性格等。

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所面临的焦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为了更准确有效地研究这个问题，笔者不仅使用问卷调查进行了量化测量，还结合了一定的质性研究方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 柬埔寨大学生汉语学习焦虑主要来源于哪个维度？
2. 柬埔寨大学生焦虑的具体诱发因素有哪些？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柬埔寨金边某公立大学的大一至大四学生为调查对

* 作者简介：王素梅，1993—，女，汉，河南商丘人，广西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国际中文教育。邮箱 1512140519@qq.com，广西南宁邮编530004

象,收集了389份问卷。在整理筛选中,得到了379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达97.43%。参与调查者中,女生占75.2%,男生占24.8%。年龄主要集中在18-23岁之间,汉语水平初级占5.54%,中级占31.93%,高级占14.25%,而未参加过水平测试的占48.28%。按年级划分,大一学生占43.27%,大二占25.07%,大三占31.13%,大四占0.53%。学习汉语时长一年以内者占4.75%,1—2年者占9.5%,2年以上者占85.75%。(三)研究工具

（三）研究工具设计

1. 调查问卷设计

笔者采用了杜昕（2019）改编后的焦虑量表,将每项中的“英语”改成“汉语”,制成“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焦虑量表”。新量表包含21项,分为“交流焦虑”“学业焦虑”“课堂焦虑”三个维度。其中交流焦虑包括第1、7、8、11、12、16、18、20、21共9项;学业焦虑包括第3、4、6、14、15、17、19共7项;课堂焦虑包括第2、5、9、10、13共5项。

2. 访谈设计

采用个案访谈的形式,深入探究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问题。

（四）汉语焦虑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是改编自杜昕（2019）的量表。笔者先是寻找了一位熟悉中柬双语的人,将调查问卷翻译成柬语,并最终以中、柬、英三种语言的形式呈现。

1. 信度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反映了问卷的可信程度。克隆巴赫 α 系数（Cronbach's Alpha）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较高的 α 系数表示测量工具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通过SPSS软件,信度检测结果如下:

表1 信度检验

克隆巴赫 Alpha	.882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877
项数	21

经检验,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882,所以问卷信度良好。

2. 效度

效度（Validity），也被称为有效性,指评估测量工具在准确度上测量所需测量内容的程度。效度检验用于判断测量工具的结果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将问卷数据导入SPSS进行效度分析,结果如下: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3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544.945
	自由度	210
	显著性	.000

表2 效度检验

经检验,KMO值为0.939,Bartlett's 球度检验的显著性值为0,说明此问卷效度很高。

三、定量研究结果

汉语学习焦虑量表中有交流焦虑、学业焦虑和课堂焦虑这三个维度,对汉语学习焦虑量表中的各维度进行了基本的数据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表3 不同维度数据

汉语学习焦虑量表	总分均值	标准差	项数	项均值
交流焦虑	27.88	0.26	9	3.10
学业焦虑	20.29	0.26	7	2.90
课堂焦虑	14.65	0.21	5	2.93

由表3内容可知:交流焦虑这一维度的总分均值27.88和项均值3.10都是最高的,说明在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交流焦虑这一维度的焦虑最为突出。学业焦虑的总分均值为20.29,项均值为2.90,位于三个维度中的中间位置,说明学业焦虑在汉语学习的焦虑中是一种普遍状态,既不显著,又不罕见。课堂焦虑的总分均值为14.65,项均值为2.93,这两项在三个维度中都是最低的。这表明在学习汉语时,学生出现课堂焦虑的可能性最低。虽然柬埔寨大学生可能会通过课堂焦虑这一维度体现出焦虑感,但课堂焦虑的表现并不明显。

汉语学习焦虑量表中包括21道题目。其中有3道正向计分题和18道反向计分题。正向计分,即学生选择越靠近完全不同意的选项,表示其汉语学习焦虑程度越高。在统计数据时,选择A对应1分,选择B对应2分,选择C对应3分,选择D对应4分,选择E对应5分。反之,就是反向计分。对本研究中各题选择人数进行了统计,各题目的得分情况如下。

表4 反向计分学生选择情况

题号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第1题	20	103	132	85	39
第2题	26	97	83	117	56
第3题	55	140	107	52	25
第5题	44	151	99	67	18
第6题	55	138	80	72	34
第7题	19	83	101	119	57
第9题	28	149	107	64	31
第10题	19	97	113	115	35
第12题	15	52	98	154	60
第13题	31	120	113	93	22
第14题	17	65	103	133	61
第15题	44	135	118	58	24
第16题	19	83	106	125	46
第17题	35	131	110	73	30
第18题	26	101	125	91	36
第19题	25	82	144	101	27
第20题	27	68	88	139	57
第21题	46	148	109	48	28
总计	551	1943	1936	1706	686

根据表4内容可知:在各项选取人数总计后,得分4 > 得分3 > 得分2 > 得分1 > 得分5。在针对反向选择题的调查中,结果显示选择“B 同意”的人数最多,然后,是选择“C 中立”的人数,接着,是选择“D 不同意”的人数,再接着是选择“E 完全不同意”的人数,而选择“A 完全同意”的人数最少。综合来看,频繁选择“同意”选项的比例最高,然后是选择“中立”选项,排在第三位的是选择“不同意”选项。这三个选项之间的频率差异相对较小,表明学生们在选择答案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结果也验证了柬埔寨大学生在学习汉语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感。

表5 正向计分题学生选择情况

题号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第4题	31	83	146	102	17
第8题	41	115	113	84	26
第11题	28	100	144	92	15
总计	100	298	403	278	58

根据表5内容可知：在各项选取人数总计后，得分3 > 得分2 > 得分4 > 选项得分1 > 得分5。在正向选择计分的题目中，结果显示选择“C 中立”的人数最多，然后是选择“B 同意”的人数，再就是选择“D 不同意”的人数，接着是选择“A 完全同意”的人数，而选择“E 完全不同意”的人数最少。尽管正向选择题的结果与反向选择题有所不同，但答案选择仍然主要集中在“同意”“中立”和“不同意”这三个选项上。这进一步地验证了柬埔寨大学生在学习汉语方面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四、质性研究结果

为了进一步了解柬埔寨大学生焦虑的具体诱发因素有哪些？在对参与汉语学习焦虑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进行综合考虑后，我们将从不同年级、不同年龄和不同汉语水平等级的被试者中选取9名学生进行个案访谈。其中3名男生，6名女生。为保护学生隐私，每位学生姓名将以英文字母代替。

深度访谈详细内容如下所示：学汉语时，哪些因素会诱发你的焦虑感？

A：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有时看不懂课文内容，因为课文的生词太难了；有时候短时间内学习的内容太多，或考试的时候没准备好，也很焦虑。

B：我想说什么的时候说不出来，因为有些字不会，也翻译不出来。父母对我的期待很高，或有时候觉得某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不适合我，我学不会，也焦虑。

C：有时候同学们的分数比我高，我就感觉自己不如同学们，而且有时候就是跟不上他们。我感觉我的汉字书写水平也不太好，老师批评我，我也会焦虑。

D：我觉得自己对学过的内容忘得很快；我汉语说得也不流利，有时候上课也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汉字很难写，我写得慢，这些都让我感到很焦虑。

E：我觉得自己写不出好文章，怕被笑话。上课有时候听不懂，我边工作边上学，觉得很累，感觉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练习、复习汉语，我很焦虑。

F：当我将柬文翻译成中文时，就会出现很多句子我不知如何按照顺序来翻译成中文，有时还会为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而崩溃，焦虑不已。还有让我非常焦虑的就是有时一说中文就结巴。

G：我很容易以消极的态度评论学习课程，害怕自己花在书本上的时间太少。教材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不了。我身体不好，经常请假，导致自己跟不上老师讲的内容，也会让我感到很焦虑。

H：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又想跟中国人聊天以便能提高汉语水平，与此同时也很害怕自己会说出一些不太合适的话或者发出不标准的声调。

I：上课时我还没有准备好回答问题或者那个问题我不会，然后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这种情况特别难受，也会格外地紧张焦

虑。发音不标准的时候我也会感到焦虑不安。

根据访谈内容可知，绝大多数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会感受到焦虑和紧张，而诱发他们焦虑的因素主要是自身因素和教师因素。

五、应对策略

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在面对汉语学习焦虑时，都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策略来帮助缓解焦虑，提高学习效果。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可以分阶段设定合理的目标；合理管理时间和任务分配；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借助科技工具，学生可以使用在线词典、学习应用和语言学习网站等工具来拓展词汇量、练习听力和阅读理解；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建立学习伙伴关系；创造纯汉语的语言环境；与母语人士交流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减轻学习焦虑，教师也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例如，老师可以设计富有趣味性的教学活动，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以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互动；给予学生积极的反馈和支持；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鼓励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同时，教师也应该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汉语学习焦虑是常见的现象，但学生和老师可以共同努力应对。

最后，关于焦虑的研究还有很多方向可以关注。比如，焦虑因素的识别与评估；焦虑缓解策略的开发与评估；跨文化因素及社交因素的影响；多样化学习环境的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考虑；长期追踪研究等。这些研究方向可以进一步地促进学者对汉语学习焦虑的全面理解，并为教育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

参考文献

- [1] 钱旭菁，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02.
- [2] 田阳，华中师大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汉语写作焦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8.
- [3] 杜昕，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FLCAS 的效度再检测，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2019，369.
- [4] 吴剑，刘欣，汉语作为外语写作焦虑的质性研究，CASLAR，2019，08.
- [5] 王芳，国内外语言焦虑研究评述，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04.
- [6] 胡峪鸣，亚非留学生汉语口语焦虑对比研究，江苏大学学位论文，2022.
- [7] Horwitz E. K. Horwitz M. B & Cope J. 1986.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 [8] Marteau and Bekker.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a six-item short-form of the state scale of the Spielberger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Clinical Psychology.
- [9] MacIntyre P. D. & Gardner, R. C. 1994. The subtle effects of language anxiety on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the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 [1] Horwitz E. K. 1995. Student reactions to teacher feedback in two Hong Kong secondary classrooms. System.
- [2] Cheng & Horwitz E. K. 1996.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study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 [3] Liu M. & Jackson J. 2008.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un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 [4] Li M. 2017. Anxiet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 [5] Dewaele J. M. & Alfawzan M. 2018. Interrogative reversal and emotional instability in L2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 [6] Hu X. & Li J. 2020.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econd language anxie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19. Frontiers in Psychology.